

农村说唱

2

传枪

(京剧)

革命武装代代传

(对口词)

干革命就要读毛主席的书

(歌曲)

大寨人的故事

(讲故事)

削蒺藜的武大爷

(越南故事)

送牛

(唱词)

怎样讲故事

(文娱辅导材料)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說唱(2) 本社編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內大街320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5 $\frac{3}{4}$ · 字数 98,000

1965年11月第1版 · 196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97,000

统一书号: T10168·73 定价: (二)二角七分

內容提要

这本《农村說唱》一共刊登了十五个节目。对口詞《革命武装代代传》、京剧《传枪》，說的是不能丢掉枪杆子、及全民武装的重大意义，并反映了男女青年积极练武的革命精神。《大寨人的故事》，歌頌大寨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热爱国家、先人后己的光輝事迹。話劇《紅松》、故事《无米炊》、曲艺《老貧农算賬》、《双双》、《送牛》等，反映干部下乡参加劳动，以及贫下中农热爱集体、关心群众、公而忘私的新风尚。故事《削蒺藜的武大爷》，写越南老大爷英勇杀死美国佬的故事。这一期还登得有《怎样讲故事》、《怎样排戏》、《怎样拉二胡》等文娱活动辅导材料，可供各地俱乐部、剧团选用。

目 录

873

曲 艺

- 老貧农算賬(唱詞) 許 藝 (2)
双 双(相声) 楊金声、楊振華 (17)
革命武裝代代傳(對口詞) 張文忠 (27)
送 牛(快板) 馬新坤 (33)

戏 剧

- 传 枪(京剧) 原著 所云平、王景中
改編 高 嘉 麟 (44)
《传枪》排演提示 王景中 (72)
紅 松(話劇) 历城县第一文化館集體創作
車 夫 执 笔 (75)
《紅松》排演提示 石 勇 (102)

故 事

- 大寨人的故事 唐耿良 (104)
无米炊 赵 新 (148)
削蒺藜的武大爷 群 智 改写 (156)

文娱輔导材料

- 怎样讲故事 毛學鏞 (160)
怎样排戏 (169)
怎样拉二胡 (175)

歌 曲

- 干革命就要讀毛主席的書 (1)
大风大浪里去鍛炼 (181)

干革命就要讀毛主席的書

劉薇、石祥詞
生茂曲

1=G 2/4

3 5 6 | 3·2 1 | 6·6 1 2 | 5 — | 3 5 6 |
 干 革 命 就 要 讀 毛 主 席 的 書， 帶 着
 干 革 命 就 要 讀 毛 主 席 的 書， 活 学
 1·2 6 | 1 3·5 | 2 — | 5 5 3 | 6 5 |
 問 題 反 复 讀， 毛 泽 东 思 想 想
 活 用 干 劲 足， 毛 泽 主 席 教 导
 3·5 3 2 | 1·2 6 5 | 3 5 6 1 | 2·3 1 6 | 5 — |
 挂 了 帅， 千 难 万 难 能 排 除；
 記 在 心， 不 忘 世 界 人 民 的 苦；
 5 5 3 | 6 — | 5 3 | 2 1 6 | 3 — |
 毛 泽 东 想 扎 下 根，
 毛 泽 东 紅 旗 得 高，
 3 5 3 | 6 — | 5 3 | 1 3·5 | 2 — |
 大 风 大 浪 頂 得 住，
 满 天 云 雾 都 扫 除，
 2 5 5 | 1·2 4 5 | 6 5·7 | 6 7 6 | 5 · 3 |
 毛 泽 东 思 想 学 到 手， 永远 走 着
 毛 泽 东 思 想 学 到 手， 永远 走 着
 1 2 | 1 — | 1 0 : | 6 5 | i — | i 0 ||
 革 命 路。

革 命 路。



老貧农算賬

(唱 詞)

許 藝

风急云低雨花濺，
大雨里走來會計李玉蓮，
踏着泥，打着伞，
胳肢窩夾個大算盤。
她心里想，嘴里念，
又是焦急又喜欢，
喜的是：麦季获得了大丰收，
秋季又超产加一番；
急的是：明天公布預分賬，
还剩下一戶工分沒算完。
这一戶就是高大伯，
他脾气怪，算賬少不了將我难。
李玉蓮正往飼養院里跑，
院西邊過來高松山，
只見他濃眉蒼須赤紅臉，
身高足有五尺三，
头上頂着一領席，
怀里抱捆麦草苦，

慌慌张张往前走，
李玉蓮追上前去将他拦。
“大伯，我正有急事来找你。”
老汉說：“你再急也得緩一緩。”
玉蓮說：“我是找你算工分。”
老汉說：“算多算少我沒意見。”
他說着說着头里走，
李玉蓮紧追在后边，
高老汉搬过来梯子上了房，
“快！快快！”
李玉蓮急忙抱起麦草苫。
只因为雨大风力猛，
飼养室刮了个窟窿露着天。
姑娘她登着梯子也上房，
大雨里爭分夺秒搶时间。
两个人修好房子进屋内，
高老汉坐下就去擰扎鞭，
擰好一条坏鞭子，
又拿起荆条把筐編。
玉蓮知道他啥脾气，
嘩嘩啦啦晃算盘。
“大伯，你又不是飼养員，
为啥飼养室的杂活你包攬？”
“我虽不是飼养員，
見活怎能一旁看，

一无灾，二无难，
閑着我心里不舒展。”

玉蓮說：“我今天找你来算賬，
你为啥一个劲地把筐編？
每次核算你都不在意，
扯东拉西磨時間，
明天就公布預分賬，
还剩您一戶的工分沒清完。”

老汉說：“啊——
我平时干活都記分，
还有哪些沒算完？”

玉蓮翻开日記本：
“大伯，你干的活，地点、时间咱都記得全。
今年夏季雨水多，
接接連連好几天，
好路冲成水沟子，
你及时鏟土把沟填；
会計室房子塌个角，
沒吭声，你換了五个滴水檐；
菜园里井池跑了水，
你在那里垒过磚；
麦秋两季送公粮，
你筛筛拣拣跑在最前边，
雨天、假日不休息，
你为队里忙不閑。

修理过：四付套，三张锨，
五把掠耙十张镰，
冒着雨，修羊圈，
又用荆条把筐编……
队委会上作统计，
零星活干有百十件。
你想着别人不知道，
我点点滴滴记得全，
队委们研究有个数，
折合整工十三天。
每天都按十分计，
应给您工分一百三，
是否掉的还有账，
队长叫我找你再算算。”
老汉说：“我包工干活都记分，
哪次也没少给俺。
麦季挣分一千五，
秋季又挣分一千三，
三口人能吃多少粮，
家里光麦子一大圈；
秋季又是大丰收，
粮食我咋也吃不完。
又有吃来又有穿，
俺日子过得比蜜甜，
动动手干些零星活，

值不得你記工把賬算。”

玉蓮說：“你說这也是正經話，
可就是跟我算賬不沾邊，
預分賬明天就公布，
耽誤了，这个責任你得担。”

老汉一听哈哈笑：

“大帽子別往我头上安，
要算賬你回會計室，
要沒事念念報紙我更喜欢。

再不然跟我学技术，
趁雨天教你把筐編。

編个籃子能盛土，
編个籮筐能抬磚，
咱公社要把房屋修，
离不了这个筐和籃，
你能写会算怪聰明，
学出师用不了今一天。”

玉蓮气的噘着嘴：

“大伯你专好給俺逗着玩。

队长叫我来算賬，
你东一斧子西一鐮。

多劳多得是政策，
算不清大家有意見。”

老汉說：“咋？ 有意見？
是李四、是张三，拉出来給我看一看。”

猛听见背后哈哈笑：
“啊！不用拉，我来给你作证见。”
高老汉扭过头来看，
原来是饲养员王小川。
他牵着马、掂着套，
半袋子香料扛在肩，
高老汉上前忙接住，
李玉莲接过牲口往槽上拴。
“小川！大伯他干活不让算，
你快来跟我帮帮言。”
王小川满口答应：“好，好，好！
有凭有证这不难。
高大伯住在饲养院，
一天到晚手不闲：
有空就来饲养室，
见了活就象皮胶把他沾，
小红马一天他刷几遍，
搶着还把扎脖連，
上工下工割把草，
哪一天都有一大篮，
捎回来扔在草堆上，
一不称来二不盘，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
算起来三车也拉不完……”
王小川滔滔不绝往下讲，

高老汉拦住开了言：
“动动手地里割把草，
值不得你扯旗放炮吵破天，
你衣服淋得透透湿，
快快回去换衣衫，
冻病了又是麻纏事，
少不了给您媳妇添麻烦。”

小川說：“我床上放的有衣服，
换衣服不耽误当证見。
你割草喂了队里牛，
省下麦秸好几千，
依我看不算小事情，
这笔賬應該来算算。”

老汉說：“別看您俩对付我，
再搬来十个八个也不沾。
我捎捎带带割点草，
这賬我看你算着难。”

玉蓮說：“紅軍长征涉万水，
昔日愚公能移山，
在高中我学过大代数，
几何三角全学完。
这笔賬我要算不了，
还称什么会計員？”

小川說：“玉蓮，你把算盘准备好，
我报賬你把数字添。

他一天三遍都送草，
哪一天沒有十五、有十三，
夏割青，冬割干，
他送草的時間足有三百天，
一天都按十三斤，
咱把这賬来算算。”
玉蓮点头說声“好”，
一旁急坏了高松山：
“小川，你可不能瞎估計，
拿出数字我看看。”
小川說：“青草是我負責收，
你为啥不让称来不让盘，
現在你問我要数字，
我还对你有意見。”
高松山嘴张几张无言对，
李玉蓮嘩啦嘩啦打算盘。
噼哩叭啦算珠响，
她指头舞动象弹三弦。
先打時間三百日，
又打每天割草一十三；
草是三千九百斤，
按定額，正好是二百七十八分半。
李玉蓮正要記数字，
高老汉赶忙走上前，
“呼啦啦”，一声响，

把算盤上的數字撥拉完。
沒吭聲一旁坐下來，
咣咣當當釘木樁。
玉蓮說：“大伯你是想咋着？
故意與我磨時間。”
老漢說：“你給我的分太少了，
咋不把隊里工分都給俺！”
玉蓮說：“如果哪點算錯了，
歡迎你老提意見，
就是叫我算上一百遍，
一百遍我也不嫌煩。
可你不該——
算賬不操算賬心，
不編筐你就釘木樁，
有啥意見你不提，
更不該把算好的數字撥拉翻。”
老漢說：“玉蓮，
雷雨天不能下地去，
大雪天冰封地凍萬里寒，
一年里大雨小雨多少次？
雪花紛飛有几天？
雪雨天气我不割草，
你扣除之后再算算。”
小川說：“人家玉蓮是會計，
不是干的氣象員，

依我看估計一下就算了——”

玉蓮說：“算賬估計可不沾。

我毕业回乡二年多，

記日記从来不隔天，

阴雨风雪分得清，

好人好事記得全。”

她說着一頁一頁翻日記，

把算盘攬到怀里边。

只見她，又翻又打又是看，

算盘珠不住往上添，

說話間算完这笔賬，

姑娘她笑得脸上紅艳艳。

“大伯：

全年下雨四十次，

飄雪共有二十天，

四十次，二十天，

算这賬我看沒啥难。”

玉蓮把賬算停当，

喜坏了飼養員王小川：

“玉蓮！

这賬要不是遇着你，

想算清楚难上难。”

高老汉一看纏不过，

一步赶到門外边。

小川上前忙拉住：

“你別走，有笔賬还得再算算。”

李玉蓮手端算盤堵住門，

高老漢咽口吐沫坐一边，

(白)嗐，真麻煩！

小川說：“我套車出外不在家，

牛驴騾馬院里拴，

牲口屙得到處是，

鸡子刨食到處钻。

大叔是个閑不住，

丢了扫帚拿木楸，

攢攢鸡子赶趕猪，

一天院里扫几遍。

入冬他把树叶摟，

抽空又把圈来垫，

飼養室积肥成績大，

就是和他有关連。

虽然都是零星活，

我看也需要來算算。”

玉蓮正要把賬算，

高老漢两眼一瞪就开了言：

“小川，你今天犯了啥毛病，

啥时候这賬你能算完，

零星活儿值不得說，

你再說我可有意見。”

小川倒說：“一把土，一鍬糞，

日积月累堆成山。
队里規定干活要記分，
实事求是應該算。”

(白)“玉蓮！我給你說，算吧！”
“过去每月超額五車肥，
近一年超額車數加一番。”
玉蓮她乒乓把算盤打，
一口气把数字算齐全。

“大伯：
积肥應該是四百分，
不知你有啥意見？”

高老汉一听給工分，
脑子里閃出无数好社員。
老汉說：“超額肥本是大家积，
我一人不能把工分都占完：
西院貧农赵二牛，
东院軍属李新田，
北院柱子他媳妇，
南院姑娘馬凤仙，
还有許多好学生，
还有許多好社員。
他們抽空抬上一筐土，
抽空浸粪把水担，
抽空送来两捆草，
抽空又把粪坑填。